

第八部



五鳳

五凤朝阳刀

冯家文 著

第 八 部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五凤朝阳刀（第八部）

冯家文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5.875印张 341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定价4.90元

ISBN7-80505-483-5/I·446

(冀) 新登字 003 号

内 容 提 要

明朝末年，国祚将尽，满人崛起，入关日急。在官爵巨金收买下，一大批朝中显贵、宫内权宦、武林败类、江湖匪徒，纷纷投靠多尔袞，集中打击先天无极派。致令误切兄嫂仇，黑衣丽人抱恨死；满怀丧家怨，孤儿齐六投旁门；为护魏银屏，赫赫三老惨遭害；成全李文莲，绝代女魔遁海疆……

从而，引出昔日头号女煞星血溅红，慨然允收魏银屏为徒。加上窝藏在亲王藩邸和老驸马宫内的五毒神砂余孽，乘机蠢动，刀杀科场主考，绑架皇亲国戚，几让武凤楼、江剑臣、李鸣等人死无葬身之地……

目 录

第一回	借刀杀人 手下留情	暗窃百脚金蜈针 明挫珍珠滚玉盘	(1)
第二回	荡女难防 君心不测	浪笑阵阵萌凶念 天威凛凛隐杀机	(26)
第三回	香消玉殒 断指溅血	欣然赴死期来世 偷生忍辱为今朝	(51)
第四回	寒家孤雏 名门高弟	不认豺狼误入网 虽识蛇蝎仍附恶	(75)
第五回	猝遇宿仇 乍逢萍水	武林三狂湓然逝 江湖一妹获知音	(98)
第六回	诉衷托孤 明志毁容	为郎憔悴为郎死 感君情深感君恩	(122)
第七回	义父情深 干爹恩厚	两恶助纣洒血雨 三凶为虐刮腥风	(147)
第八回	肠柔似水 骨硬如铁	因怜弱质入地狱 为拒红颜出网罗	(171)
第九回	裂臂碎膝 穿胸透腹	铁卫扬威冷眉对 红粉凋零断肠泣	(196)
第十回	心存仁慈 义愤填胸	三招胜敌成遗恨 五煞追魂屠凶人	(222)

第十一回	密室情浓 幽林酣斗	豪男奇女双交颈 碧血飞溅一剑吟	 (244)
第十二回	荒山寂寂 良宵漫漫	强颜欢笑女魔泪 春雨初润娇屠心	 (268)
第十三回	女屠嗜杀 美婢仁慈	回旋飞刀破毒砂 兵不血刃取解药	 (294)
第十四回	有心示惠 阴谋杀人	五岳一鸟入圈套 绝世三恶张网罗	 (320)
第十五回	心毒手狠 智足舌利	恶女逆伦弑亲父 李鸣斥戏成国公	 (345)
第十六回	诡如狡狐 凶似豺狼	故意泄密为取信 伺机杀人因潜踪	 (371)
第十七回	明抄侯府 暗捣龙宫	只手擎天擒正凶 一叶轻舟隐真恶	 (398)
第十八回	人美如玉 貌比花娇	黄昏寻芳来秘舵 深宵斗艳闯花窟	 (422)
第十九回	奇形怪刃 凶辣恶女	冷艳锯下雪深恨 娇柔厝上藏祸心	 (449)
第二十回	慨然释仇 痴爱赌命	勘出隐私惊人胆 无常一到万事休	 (476)

第一回

借刀杀人 暗窃百脚金蜈针 手下留情 明挫珍珠滚玉盘

京城西郊，翠微山隅，萧萧破寺，瑟瑟荒亭。

一个黑衣妩媚女子，年约三旬上下，瓜子脸庞，肌肤如雪，两条细娥眉，一双桃花眼，牙排似玉，樱唇鲜红。尤其那道小巧挺鼻，更为诱人遐思。加上一身黑绸劲服，紧裹着她那丰满的娇躯，高低凹凸，曲线玲珑，充满了对男性的吸引魅力，煞是迷人。

只见她屏声静息，悄悄地潜藏在荒亭后面，嘴角噙着阴冷的诡笑，闪烁着水汪汪的一对桃花眼，紧紧地盯视着右侧的破败寺院。

这座位于翠微山隅的旧寺，始建于皇明弘治年间，原名翠微寺，现改称善应寺。寺门向东，院仅两进，前殿供释迦牟尼佛，后殿为娘娘殿，住持系一老年尼僧。

此庙虽小，奇花名树极多，不仅有元代栽植的两棵白皮龙爪松，还有紫荆、紫薇、百日红、金丝木爪等珍贵花木。

工夫不大，走来一个十六七岁的翠衣少女。只见她生得黛眉凤目，挺鼻樱唇，身躯苗条，貌比花娇。远远的看来，虽

不太真切，但敢肯定她是一个国色天香的绝美少女。

翠衣少女半垂着螭首，微蹙着黛眉，似有满腹心事和一腔隐忧，提着一小串纸包，刚想快步跨上善应寺前的台阶，突然，人影一晃，一个头梳双丫髻，上缀一圈晶莹珠花的绝美、艳丽、纤细、娇俏的小女孩，从庙内闪了出来。

她一眼瞧见下面的翠衣少女，两只纤手连连挥摇，一面示意对方不要上来，一面飞身而下，扑到翠衣少女的身侧，先伸手接过那一小串纸包，然后挽着翠衣少女的玉臂，向左侧的荒亭走来。

黑衣妩媚女子眼珠一转，轻巧地钻入身后的一片荒草丛中。

直到二女跨进了荒亭，黑衣妩媚女子才借着草丛的掩护，觑见头梳双丫髻的小女孩，最多不过十四五岁，身穿窄瘦的紫缎袄裤，嵌一周银丝花边，脚登紫绒绣花剑靴，上缕金色丝线，一张蛋圆形的粉靥，似乎吹弹可破，颦着两道黛眉，红着一双凤目，瑶鼻微微扇动，樱唇紧紧抿着，看样子好像刚刚哭泣过。

只听头梳双丫髻的小女孩悲声埋怨道：“姐姐又去抓药了，义母的病，岂是药石可以医治的！依我看，别让她老人家再喝这些苦水了！”

翠衣少女刚想开口反驳，头梳双丫髻的小女孩早玉臂一抖，将手中的纸包抛向亭后的草丛之中。

说来也真巧，那一串包扎很好的纸包，正好抛掷在黑衣妩媚女子潜伏的那片草丛中，冷不防，不禁使她悚然一震。

翠衣少女见自己煞费心力购来的药草，让头梳双丫髻的小

女孩给抛掷了，气得她粉面一寒，娇哼一声：“胡闹！”

话随人起，凌空一式“紫燕出巢”，径向那片荒草丛中扑去。

光天化日，无处遁影，迫于无奈，潜伏在荒草丛中的黑衣妩媚女子不得不一声轻笑，双手一分草丛，俏生生地站了起来。

冷古丁地一下子，从自己眼皮底下钻出一个大活人，不光让她们蓦然一惊，也使她们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特别是头梳双丫的小女孩，生就的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顽烈秉性，倚仗身后又有极大的有力靠山，何况她本身也具有不容任何人轻视的高超功力。一声冷哼，弹地而起，后发先至，使用“巨鹏摩云”的身法，故意恶作剧地向黑衣妩媚女子的当顶压下。

要是换上一个功力稍低，临敌经验不丰的江湖人物，势非被头梳双丫的小女孩给逼得移形换位不可。但今天，也是该着头梳双丫的小女孩倒霉，偏偏碰上一个不光功力高她一筹、临敌经验比她丰富，就连狡猾的坏心眼，也比她多得太多，岂不注定她要当场吃瘪！

幸得先她一步晃身而出的翠衣少女，一眼看不妙，从右侧闪电般地逼进，威胁住了黑衣女子，促使对方不得不向左横移五尺，才让小女孩获得凌空下落的机会，形成了鼎足三分之势。

黑衣女子冷冷一笑说：“小小年纪，胆敢冒犯尊长，吴艳秋也太宠爱和纵容你们了！”

头梳双丫的小女孩，听对方出口直呼自己义母的名字，气得俏脸泛红，就想塌肩反手抽取自己的蕉叶剑。

一旁的翠衣少女毕竟年长她两三岁，先将螭首一摇，阻止她暂莫动武，紧接着前跨半步，沉声问道：“你是谁？”

黑衣女子再次阴阴地冷笑说：“我是谁，自会有人告诉你们。快快给我唤出女幽灵吴艳秋，就说有人找她问话！”

以黑衣丽人吴艳秋的赫赫声威和目前的身分地位，放眼江湖之上，武林之中，还真没有哪个主儿敢对她如此托大和轻视。气得小竹子——翠衣少女——和小菊子——头梳双丫的小女孩——齐声娇叱，各自抽出肩头的蕉叶剑。

眼睁睁话不投机，就是一场血雨腥风。

蓦地从善应寺侧传来一声：“住手！”

竹、菊二人听出是义母吴艳秋的声音，不得不忍气吞声，侧转斜跨，闪向了两边。

黑衣女子见已惊动了女幽灵吴艳秋，先是昂头步入了荒寺，然后冲缓步走来的吴艳秋傲然道：“我要你先告诉她们我是谁，然后给我狠狠地斥责这两个不尊师重道的丫头片子！”

经此一来，竹、菊二女还真让她给唬住了，只好双双低垂螭首，准备接受义母的斥责。

哪知黑衣丽人吴艳秋也冷然说道：“竹、菊两儿，是剑臣亲自收养的义女。没有他的亲口吩咐，不光我不好擅专，她们也绝不肯尊称你这大名鼎鼎的野百合为长辈。”

别看竹、菊二人年纪不大，毕竟出自于北荒一毒叶梦枕和九幽黑姬阴海棠的门下，既对横行宇内多年的黑道四瘟神能熟知其详，自对四瘟神之中的黑心姥姥赫连秀的嫡亲娘家侄女、江湖人称野百合的荡女淫娃赫连英，也早有耳闻。心想：怪不得这个媚妩女人在她们面前，胆敢这么骄狂自大，

原来就连自己的义母，也得尊称她为师姐。

要说野百合赫连英的脸皮也真够厚，明明看出女幽灵吴艳秋对她并不亲热和尊重，甚至还有些冷冰冰的，但她还是昂然举步，率先向善应寺内走去。

女幽灵毕竟对师父赫连秀还存有香火之情，只好默声不响地随在她的身后回转寺内。

女幽灵娘儿仨原本借住在娘娘殿后的三间东厢之内，室内除去两榻一桌四椅外，几乎别无旁物。

野百合“哦”了一声嘲道：“想不到从前养尊处优、一掷千金无吝色的女幽灵，如今竟能置身于如此陋室之中，真乃咄咄怪事！”

女幽灵寒声问：“师姐，不远千里而来，究竟为了何事？尚请明白示知！”

淫荡骄狂的野百合，霍地把手伸向吴艳秋身前说道：“拿来！”

女幽灵吴艳秋明知对方是来索讨师父、师娘死后遗留的那筒百脚金蜈燕尾针，故意假装糊涂道：“拿来什么？”

野百合怒声道：“吴艳秋，你装什么糊涂？还不快快拿了出来！”

女幽灵索性一装到底说：“你我多年不见，我知你想要什么？”

野百合赫连英格格一笑说：“看样子，你吴艳秋是装疯卖傻到底了。那好，我明白地告诉你，我要的就是那筒百脚金蜈燕尾针。”

对方既然一口说出，女幽灵自不肯再装糊涂了，索性也格格一笑说：“师姐，你是天字第一号的聪明人。既知百脚

金蜈燕尾针落在小妹的手中，你想我会轻易地给你吗？我吴艳秋还傻不到那步田地。”

野百合勃然大怒：“亏你还知道尊称我一声师姐！须知，师门遗物，理应由首徒继承。还不快快取了出来！”

吴艳秋笑容一敛，芳颜一肃道：“终师父、师母一生，就收下我一个徒弟。我之尊称你为师姐，是因为你是师母的娘家侄女。你不过是跟自己的姑父、姑母学艺，不能算是师门的嫡传弟子，自不应继承这遗物。退一千步说，就让你师是师父、师母的嫡传弟子，我也绝不会把它取出交给你。”

野百合追问了一句：“为什么？”

吴艳秋玉面一肃，一字一顿地说：“交给你，只有多造杀孽！”

野百合先是上下打量了吴艳秋一眼，然后才脸色一狞，恨声骂道：“好贱婢！四位老人家（指黑道四瘟神）全部死伤在钻天鹞子江剑臣之手，你枉为人徒，不仅绝口不提报仇二字，反倒投入江三小儿的怀抱，有何面目继承师门的遗物？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随着咒骂之声，赫连英左手霍地掏出一柄二尺八寸长的三尖两刃刀，右手甩出一条蛇骨软鞭。

早在一旁气得纤足乱顿的小菊子，一眼瞧出野百合的三尖两刃刀身上，闪现出一汪蓝芒，情知是淬过剧毒的兵刃；又知义母吴艳秋自从在青龙桥边府离开义父江剑臣之后，终日紧锁双眉，形消食减，以致奄奄成疾。哪放心让她和阴狠歹毒的野百合动手？仓的一声长啸，蕉叶剑一弹出鞘，出手就是凌空断肠十三剑中的一招切断巫山，截向野百合赫连英的右臂。

野百合一面横身左移，一面脱口骂道：“好个心黑手狠的贱丫头，老娘绝对轻饶不了你！”

小菊子一剑走空之下，情知对方的功力，高出自己不少，玉齿一错，刷刷刷，一连挥出怒断绞索、断缆崩舟、断头削足三招，层层剑芒，疾如迅风，快似闪电，罩向野百合赫连英的周身上下。

野百合赫连英做梦也想不到小菊子继之而来的三剑，能具有这么大的威力！一时托大之下，竟被逼迫得一连后退三大步。

鬼怪灵精、见空就钻的小菊子，一发现有可乘之机，左袖一抖，七粒珍珠泪脱手而出，诚心想要野百合的好看。

有道是：生姜还是老的辣。小菊子还是过分地低估了对方。

野百合柳腰轻折，先闪避开小菊子打来的七粒珍珠泪，右手的蛇骨鞭一招灵蛇卷尾，扫向小菊子的纤足，左臂一探，一招恶蟒吐芯，闪电般地扎向小菊子的关元穴。

一旁同仇敌忾的小竹子，吓得心头一震，抽剑已来不及，只好弹地拧身扑出，出手一指厉指断脉，硬截野百合脑后的玉枕穴。

尽管野百合功力不弱，招式诡异，挡不住竹、菊二女为了替义母挡横，出手都是同归于尽的打法，逼得她撤招后退。

硬的不行，自然得来软的了。

只听野百合柔声问道：“艳秋妹，你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怎么看？”

冷古丁的一句话，触动得黑衣丽人娇躯一颤。这是埋在吴艳秋内心深处的一桩大心事。因为她自幼父母双亡，由两

兄一嫂抚养她长大成人。二哥吴仁谓年过不惑，至今未婚；长嫂瞎眼毒婆史大翠，当年为救大哥吴仁焉，拼死突围，不仅受伤惨重，容颜被毁，丑如鸩盘，以致自今仍未生有子嗣。现给野百合一提，触动她的一根神经，情不自禁地叹口无声气。

野百合见目的初达，有意吊起她的胃口说：“知道令兄为什么至今未娶吗？”

女幽灵狠着心肠主动离开江剑臣之后，虽不致脑海中一片空白，但灵慧机智自比往日差多了。随着野百合的问话，竟答出一句：“不知道！”

野百合故意矜持地一笑说：“这就叫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吴二哥始终暗恋着我，所以自今未娶，信不信由你。”

吴艳秋听到此处，芳颜巨变。她虽担心娘家断绝香烟，也绝对不肯让二哥娶面前这个阴险毒辣、人尽可夫的野百合为妻，所以听过后，不光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还脱口说出：“这不是真的！”

哪知她的话未落音，厢房门外突然传来一声：“这是真的！”

声音一入耳，女幽灵就听出是二哥的声音，不禁心头一惊。

等到从不为人吴仁谓推门入室后，吴艳秋的芳心除去发凉之外，而且怦怦乱跳了起来。因为她从孩提时候至今，在她心目之中的二哥，始终是深沉冷静，处变不惊，衣履整洁，一尘不染。可今天出现在她面前的吴仁谓，发乱如蓬，满眼红丝，一身污垢，衣履破烂，乍然一看，几乎认不出他

就是自己的二哥。

吴氏两兄弟素行再差，毕竟是吴艳秋的嫡亲胞哥，一母同胞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脱口问了一句：“大哥大嫂现在何处？”

吴仁谓暂不回答妹妹的问话，先伸手端过放在野百合面前的一杯茶，一仰脸喝了下去，然后向身后的椅子上一坐，才冷冷地说：“阴曹地府！”

宛如一声晴天霹雳，震得吴艳秋娇躯一颤，几乎软瘫在地上。幸亏义女小菊子及时伸出两只纤手，才将她扶坐在椅子上。

女幽灵吴艳秋玉臂一抬，挥退身后的小菊子，霍地起立，颤声向吴仁谓追问道：“二哥，难道大哥大嫂真的双双殒命了？”

吴仁谓道：“大哥大嫂一向恩爱情笃，自然是一存俱存，一亡俱亡。”

女幽灵吴艳秋前跨两步，一下子扑到二哥吴仁谓的身前，伸手抓住他的胸衣恨声说：“我问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始终和大哥大嫂在一起，兄嫂身死之时，你在哪里？”

这时，野百合插口说话。只听她“唉”了一声说：“艳秋妹，你这可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没看见二哥的狼狽情形吗？想必对手厉害异常，他肯定是力不从心。”

野百合的这句话，好像故意提醒吴艳秋注意似的。

吴艳秋果然冲二哥厉声问道：“是谁杀死的大哥和大嫂？”

从不为人瞞了一眼野百合，然后咬牙切齿地吐出“江剑臣”三个字。

别看女幽灵生性一贯刚强坚韧，这样的严重打击，她也照样承受不住。惊怒攻心之下，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人也两眼发黑，昏厥在小竹子的怀内。

惊得小菊子体如筛糠，玉容失色，慌忙帮着小竹子将义母放在床上，一面声竭力嘶地哭喊着义母，给她推宫拿穴，一面为义母的不幸遭遇暗暗垂泪。

说实在的，对江剑臣、吴艳秋二人由荒诞不羁的姻缘，到吴艳秋暗地痴心苦恋江剑臣，甚至生死不渝，知之最谂者，唯小菊子一人。在辽东时，小菊子煞费心机地先认江剑臣为义父，后拜吴艳秋为义母，一心一意盼望二位老人家花好月圆，一双两好。后来希望落空，又挖空心思多方撮合，好不容易使江、吴二人成为精神上的夫妻，虽不能缘结合体，白头厮守，也能够投怀送抱，耳鬓厮磨，终于达到感情聊胜于无的地步。如今偏偏阴差阳错，酿成江剑臣惨杀了义母的一双兄嫂。天公也太会恶作剧了。

女幽灵恢复知觉后的第一句话是：“菊儿，留下你姐姐一个人照看我，你赶快奔锦衣卫，让江剑臣一人前来见我！”

听罢义母的吩咐，小菊子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自己可以提前见到义父江剑臣，让他有时间作好一切应变准备，及宽慰义母的种种言词；忧的是，从那句冷冰冰的“让江剑臣一人前来见我”中，体味出义母对义父将要化恩爱为冤仇。

当时的情况快，笔者的秃笔慢，就在小菊子转身刚要离去时，吴仁谓的眼珠一转，说道：“孩子慢走！”双手闪电般拉住了小菊子，并顺手把小菊子重新推回到吴艳秋的身侧。

说：“不需派人前去，江剑臣马上就会来此。”

现在的吴艳秋虽然是悲愤交加，柔肠寸断，从吴仁谓那笃定的话音中，不难猜出是自己的二哥将自己的落脚处通知了江剑臣。长长地叹出一口气说：“你的这次心机白费了。江剑臣在没有直接得到小妹的通知下，此情此景，他是不会前来惹我伤心的。还是让小菊子去一趟吧。”

也不晓得怎么一回事，现在的吴仁谓和片刻之前大不相同了，一扫刚才狼狈萎顿的形象，代之而来的是自负和诡异。只听他含着阴险的口音说：“小妹，二哥所以敢肯定江剑臣马上到此，是愚兄仿着你的笔迹和你的口气，并在特定的情况之下，留给江剑臣一封信。”说到这里，诡异地一笑：“就让他有八个胆，也绝不敢不马上来这里。”

吴艳秋还是有些不相信地说：“二哥，你也太不了解剑臣的为人了。据说有一次，当今万岁崇祯一连问了他三句话，他都敢愣是一声不吭，最后还是万岁爷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的台。他可是响当当的铁胆钢骨的真正男子汉。”

吴仁谓奸险地一笑说：“小妹说得虽对，但也要看那封信的内容怎么写！”

吴艳秋心中一动，马上追问：“二哥在信中是如何措词的？”

吴仁谓有心吊足妹妹的胃口说：“依我看，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听吴仁谓这么一说，吴艳秋越发想知道书信的内容了，冷冷地哼了一声说：“二哥既然仿照我的笔迹写的，你非把内容告诉我不可。”

吴仁谓刚刚吐出“我说”二字，突有一个极为浑厚的声